

飄了

日前到一會所餐敘，室內掛了多幅某畫家的作品，主人家請客人鑒賞，並一再強調：絕對真跡，所費不菲。筆者不敏，但感覺幾幅畫實在乏善可陳，意境和筆法並無新穎之處，甚至有潦草糊弄之嫌。看其他幾位客人，以目傳意，似有同感。但礙於情面，不便直言。等到席散出門，同行幾人都忍不住連連吐槽。

該畫家目前在畫壇亦算「頂流」，作品頗受追捧。但傳聞店大欺客，有的畫作乃令學生捉刀代勞，自己聊添數筆，甚至僅鈐印簽名而已。故而作品水準參差。

現今的網民，每逢自己做事誇海口而力有不逮，或者因不走心導致未達預期效果，往往用「我飄了」來自我揶揄。其實，這並非小民的專利。莫言的《豐乳肥臀》曾被評為年度最好看小說。而他本人則表示：「寫飄了。」的確，這部小說依舊有百年孤獨式的魔幻元素，但或許是出於探索創新考慮，其敘事結構略顯龐雜，特別是後半部分虎頭蛇尾。就筆者個人體驗，讀起來不如《紅高粱》那樣酣

暢。

齊白石是畫壇泰斗，年過八旬常抽時間做描紅基本功。原來，他看到自己年輕時的作品，感覺特別認真，而隨著聲望日隆，隨筆塗抹一筆都有人追捧，自己也「有些飄飄然了」，畫作水準「退步」了。詩人艾青收藏了一幅齊白石早前的畫作，白石老人甚至想用兩幅晚年畫作與艾青交換。

他們的「飄了」，是一種可貴的自省。偉大的作家、畫家，必有大境界、大情懷才能涵養大智慧，方能創作出偉大作品。反之，只忙着撈金、收割市場，其實不過是小聰明。乃所謂的「才高於學，學高於品」，本身確實有才氣天賦，但卻沒有踏實修煉鍛造，沒有讓學識充分發揮出來，而品性修行則又稍欠一層，往往會逐漸透支掉聲譽，人設崩塌。



冰雪長津湖

由陳凱歌、徐克、林超賢執導的電影《長津湖》計劃於今年上映。電影以抗美援朝戰爭第二次戰役中的長津湖戰役為背景，講述一個志願軍連隊在極寒嚴酷環境下堅守陣地奮勇殺敵，為長津湖戰役勝利作出重要貢獻的故事。為了呈現雪虐風饕、千里冰封的環境，劇組的拍攝地也十分寒冷，陳凱歌此前曾在採訪中提及當地天氣基本上保持在零下二十度以下，主演吳京採訪中亦透露自己拍戲時一度被凍到「半邊臉麻木」。

在不斷傳出天價片酬、千元餐標的當前影視行業，這種為了藝術創作筆路藍縷的精神實在難得。陳凱歌此前拍攝《妖貓傳》時，適逢拍攝地襄陽難得一見的一場大雪，陳凱歌臨時起意讓飾演白居易的男主角黃軒在大雪中只着一層薄紗，佇立半個鐘頭，只為電影中最終幾秒鐘的一個鏡頭，以呈現詩人為求佳句上下求索的精神。雖然艱辛，倒也是演員的本職，只是這樣一件事情，讓大導演陳凱歌在公開場合反覆提及，可見如此行為如今似乎並不常見。

這又使筆者想到前些天採訪電影

《少林寺》的副導演施揚平時，他提到當年拍攝《少林寺》時候的艱苦環境：當時電影《少林寺》的拍攝地河南省登封市正處於歷史上的高溫時期，天熱且旱，劇組裏面，十八個運動員住一個房間，沒有風扇，只有蚊帳；他同導演張鑫炎以及編劇三人擠一間房，張鑫炎晚上回到房間寫分鏡，「一把扇子，一個小油燈，一個板棧，一張桌子這樣伏在桌前，一天要洗七八趟澡」。住宿條件惡劣，吃又吃不飽，如此環境中，他們共同創作出了《少林寺》這樣的經典電影，而如今再回首，盡是「憶往昔崢嶸歲月稠」的豪邁。

其實越是艱難的環境，往往越能凝聚出劇組強烈的向心力，越容易誕生偉大而永恆的作品；而七八個助理圍着、酒店高級套房住着、美食房車候着的「明星」們，最終難免成為稍縱即逝的「流星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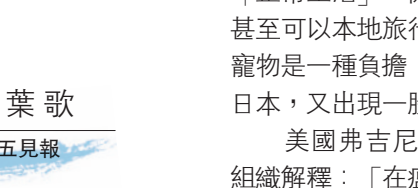
老人在疫中正面情感更多？

老年人的新冠致死率在各國人口中都居於首位。史丹福大學長壽中心主任 Laura Carstensen 和她的團隊卻發現，疫情中五十歲以上的美國人負面情緒較少，而且年歲越長，越能保持情緒良好。他們的研究方法包括兩種，一是民意調查：受訪者給十九種情緒打分，越能準確反映個人情況的得分越高。二是隨機給受訪者打電話，詢問當下心情。兩者都得出同樣結果：老人報告的正面情感更多。

當然不是說所有老人在所有情況下都感到快樂。疫情給大家都帶來負面影響，但整體而言老年人比年輕人的幸福感更高。老年人的幸福感不是簡單的高興、快活，而是「笑中含淚」、夾雜珍惜與感恩的複雜情感。以往研究者認為，老年人幸福感高於年輕人是因為他們對環境及交往者的選擇更精細，但疫情期間他們顯然無法享有類似自由。另一種解釋是老人更懂得活在當下，凡事能往好處看，仔細品味生活的每個瞬間。

此項研究的確發現老人面對疫情或其他災難時，憑藉以往豐富的生活經驗能理解生死由命，誰都躲不過，也懂得挫折只是暫時的，一切都將過去。這種堅韌與耐心，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多半無法擁有。不過，調查樣本中不包含極端貧困群體，不知以上結論是否適用於赤貧老人。

研究者還指出，「結構性年齡歧視」在崇拜青春的美國無處不在，造成社會對老人體驗的輕視。以上結論公布後果然遭到年輕人攻擊。他們認為，嬰兒潮一代消耗資源最多，導致後來者入不敷出，幸福感降低。看來，要消弭將老人視為累贅、負擔的偏見還任重道遠。



朋友圈裏的生活

父母给孩子「訓話」時，總會說某某家的兒子或女兒如何如何。「別人的孩子」，就這樣成了一個梗。在網絡營造的言說環境中，這個句式不斷衍生、改變，翻造出許多新的梗來。比如，「別人的寵物」是那麼乖巧、精緻、通人性，而自己養的貓狗不是傻就是鬧，還酷愛掉毛。又如，「別人的導師」是那麼和藹，幫學生改甚至寫論文，自己的導師卻嚴格無比、不苟言笑。

有意思的是，最近我親歷了一次「別人的故鄉」。事情是這樣的。有一天，大學同學發微信問我：你老家是否T鎮？我說是的。他像抓到了娃娃似地興奮：是個新晉網紅古鎮啊。我馬上要去那兒旅遊

啦，快告訴我有些什麼美食。我也忽然興奮起來，彷彿賦閒多年的老臣，突然接到徵召起用的諭旨，趕緊調動庫存的記憶，巴拉巴拉說了一大堆特色小吃。過了幾天，碰到這位同學。我滿懷期待地問他旅遊感受，他卻漠然道：沒什麼好吃的，也沒什麼好玩的。言下甚為失望。比他更失望的是我。我失望的不是他的回答，而是他所描述的T鎮，與我心中的太不相同。既如此，小吃的味道自然也是變了。其實，同學口中的T鎮，恰是網上宣傳圖片和視頻裏的那一個，是「別人的」。

我們以前常說，生活是個大舞台，但在以前這只是一種比喻罷了。現在，直播、短視頻在網上氾濫，並滲透到生活

嘚瑟與群嘲

「嘚瑟」原是東北方言詞，指為某些自以為是的行為炫耀自誇，現已用得廣泛了。「嘚瑟」相當於香港話「演嘢」，帶貶意。

近日內地開放三胎政策。有個生過三胎的女子馬上在網上嘚瑟：提前完成任務。還圖示了秀肌肉的手臂。其老公工作室微博也即時轉發支持。也許只是想以調侃一雪前恥，不想引起了網民反感，群起嘲之，挖出了夫妻倆未必想面對的舊事。

成也網絡，敗也網絡。許多公眾人物傍着網絡揚名發光，也有許多公眾人物被網絡揭出醜事而灰頭土臉。此處無意評論網民對錯，只是認為當下的公眾人物，既

需立名，也應知立名需有代價，比如要遵守網絡遊戲規則，謹言慎行。

女子是誰？做過公益嗎？做過慈善嗎？似乎無所發現。倒是網民舊事重提：她十九歲跟了男人，十年忙着生娃，在未開放二三胎國策的年代，當地政府公事公辦罰了她家七百四十八萬人民幣。

女子老公又很有名氣。他早年為與當今的國際巨星在一起而與髮妻離異，但八年來又無意與巨星結婚，巨星離去後，導演看中了小自己三十一歲的十九歲學生，她歲數年輕，相貌周正。最重要的是願意藏匿他身後，為他家傳宗接代，這年齡也正好生育。

牛仔的決鬥

周日在家看西部牛仔電影，警長和大賊的決鬥絕對是不可或缺的情節，那種視死如歸的決心，看着真使人動魄驚心，不知怎麼的兩個槍客對峙的情境，竟讓我想起輔導室內和受助者面對時的感受，這讓我思考，究竟我是和誰敵對着，不是說好了和受助者同行嗎？為什麼變成了槍客的生死對決呢？

我遇過最難纏的對手，是患有邊沿人格障礙的受助者，我就不細講什麼是邊沿人格障礙，反正與他們獨處一室，那巨大的壓力和對立的氣氛會使經驗較淺的治療師崩潰。

在輔導室剛坐下來時候，絕對是能聽到風吹過的那種情境，彼此都等待着對

方出招，氣氛可以說是劍拔弩張的對峙。終於對方按捺不住，開始滔滔不絕地投訴着生活上的人和事如何對他萬般的不公，我嘗試不用理性分析，因為內容是否事實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如何感受，他心底內的那種情結在發揮着作用，我得盡快在字裏行間把它找出來，不然對方的敵意可能轉到我身上，時間一秒一秒過去，我努力感受着他每個情緒，連結着他投訴的人和事如何與他內在的情結有所關聯，只有我成功指出情結的所在，他才能認知到一切的困難可能源於內在，情結才能消滅，並與自我建立和諧的關係。

要決鬥的其實從來並不是我和受助者，而是受助者和內在的自己，當然受助

裏。生活才真的成了一個舞台。出現在這個舞台上的，多半戴着「別人的家」帽子的，具有很強的表演性。就像我的故鄉，出現在短視頻裏時，小橋流水、歲月靜好，盡心盡力地表演着一個江南「網紅古鎮」的模樣，我同學所見，即是如此。鎮子真實的個性，卻遭埋沒。終於，它把自己演成了「別人的故鄉」。

這「別人的家」一切都不妨歸入「朋友圈裏的生活」，像剛從整容醫院走出來的美女，靚麗卻不夠真實。



按當時政策，未婚生育及超生就是違法。夫妻倆在央視鏡頭前承認了錯誤，還認真地向社會道歉。

互聯網是有記憶的，已承認了過錯，這一刻最好沉默。非要在網上嘚瑟，令人疑心是為翻案試溫，必是廣遭群嘲，自討沒趣。

這位導演成就斐然。但公眾人物的這輪操作，只能說智商情商不高。



者是不能和自己決鬥的，因此治療師自然成就了移情作用，使他內心的情結盡量投射到治療師身上，因此受助者會自自然然對治療師產生了敵意，但那其實是內心情意結的投射，治療師只是代罪羔羊，當一切都被宣洩出來，而治療師又成功讓他看到自己身上的情結，這場內在的決鬥才能完成，治療師能做的就是避免任何人，包括自己不被傷害。

電影結束後，我鬆了一口氣，看着結局是兩個只能活一個，真的慶幸那天從輔導室走出來的，是兩個完好的人，甚至是更好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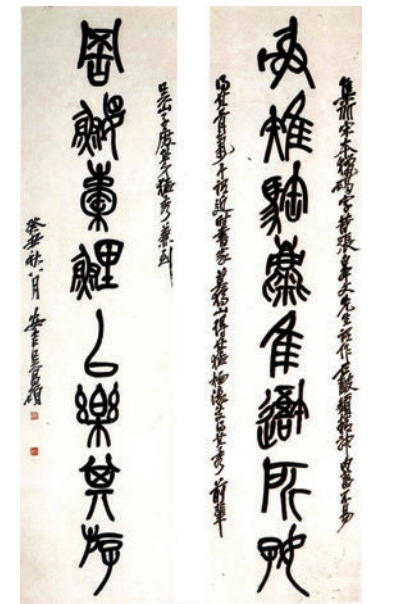
秦刻石篆文之謎

附圖為晚清吳昌碩書北宋拓本「獵碣」，即石鼓文。他自幼潛心篆書，不斷地臨摹和專攻這種體系的古文字；無論書法、篆刻與畫，都以這種篆法為基礎。正如他的長詩有詠：「時作古篆奇遐想，雄渾秀整羞彌縫。山骨堅闊混沌竅，有如雷斧揮豐隆。」其篆書用筆凝煉遒勁，氣度雄沉，蒼厚老辣，古樸內蓄，以骨力取勝，風神自現。老年時期，更能遺貌取神，變方為長，挺健具欹側之勢。坊間仿吳昌碩集字書石鼓文的贗品，最大破綻是過於刻意仿其結字與外形，而不內敘，更缺乏骨力。

石鼓，是我國最早的刻石，也是歷史上十分重要和珍貴的文物。十個石鼓上，各刻四言組詩，每首約十八

字，銘文裏秦君還稱「公」，故又可能是惠文稱王以前之作；但其文體、字體與書法俱與春秋時代迥異，反而甚接近戰國時期的秦人刻石風格。根據個人手上較可信的資料，覺得近代專家唐蘭指「石鼓應列於戰國中葉」比較合情合理，亦符合銘刻的發展（見一九五八年《故宮博物院院刊第一期〈石鼓年代考〉）。

另一引申的問題，是石鼓文的拓本。唐代詩人杜甫謂：「陳倉石鼓久已訛。」韋應物也說：「風雨缺訛苔蘚澌。」可見當時原石已剝蝕不堪，受風吹日曬，任人損毀。北宋司馬池才把它們移到鳳翔府學。此後，歷代舟車運載，輾轉相傳，不斷地「既擊既掃」，數百年間拓得太多；原有七百多字，殘存者不及三分之一。後來岐下翻刻本，明代楊慎之流假造的偽本甚多；而很多「北宋」拓本，其實是元以後的拓本，使人真假難辨。



寵物棄養潮

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，世界各地湧現熾烈的養寵熱潮，許多人以為養寵物可以解悶，慰藉心靈空虛，但不明白照料的艱辛，也是一生一世的責任。

隨着疫情減退，不少地方重過「正常生活」，開始回到工作崗位，甚至可以本地旅行，許多人覺得家有寵物是一種負擔，現在美國、英國、日本，又出現一股退養潮。

美國弗吉尼亞州一個狗狗救援組織解釋：「在瘟疫開始時，我們已

養狗貓。但隨着一步步解封，小動物不再是生活的重心，部分人開始將這些一時衝動領養回來的寵物遺棄。除了領養外，在封城初期，許多人買了幼齡的毛孩，牠們越來越大，照顧起來的難度也越來越高。寵主不是選擇去學習，而是索性拋棄。

而在日本，二〇二〇年犬貓新增飼養數，均較二〇一九年增加六萬隻以上，每隻寵物平均交易價均上漲逾十萬日圓。據當地愛護動物人士表示，近月許多飼主開始棄養，理由很自私牽強，例如負擔不了開支、從寵物店回到家後毛孩頑皮、身上散發異味……

面對突然湧現的退養潮，目前世界上許多愛護動物團體已有寵滿之患，甚至連食物也開始短缺，出現財政困難。寵物也是生命，不能呼之則來揮之則去，對被棄養的毛孩來說，牠們離開習慣了的家庭，往往會留下不可磨滅的創傷，所以無論是領養或購買寵物前，都需要三思是否有承擔精神。

